

高

校

已校抄白



卷內凡耶字俱當寫作耶尔字俱當寫作爾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

見顧顧評詩論文備備盡相予之意既深聞警又口知超然

特立不愧所聞為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

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護

又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
碌、輩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
見察不罪借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
之勝了不可得但常頌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爾
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偏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
居渡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况區、徒知美才不即
相會為可嘆歎爾

又

別後夕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
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叙兩徑除席
哀苦無况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
不逮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
寄使顏情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
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之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
凍蠅身世所值乃爾故人當為我一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常晚左右還家忽易久然雨雪寒甚
意况不佳甚思前日會聚縱容之適也于是遽枉書示
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悲今
日所既偶不及爾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万福欲見
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憚勞否浸暖千萬
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亡
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職事

必多休暇新詩佳閣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得我拭目
為榮何慰如之逼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
後信

又
春間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泯然
况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奉
畧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疎密也忽披手示愧畏不已
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澆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在
再至此實自困耳今已有涯因幸便道少逢會晤之慰

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遑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佳况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
輟追襲某人朝夕往還還談笑恨不得從從容其間以奉勝
致但深慨歎德德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托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勿忽復近一年雖有瞻
見之期踴躍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
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又

鄙陋于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
遽勒之石為烏非據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為寄加之
背軸精語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軟語展
轉恍如到眼艤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周
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可
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益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

春為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歡不已新詩佳佳閣想朝夕于是咨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送周旋邑、常以

為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

之續奉聞而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

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疑是正元元和間人而抑揚

頓挫老眼為督而不知首之屢昔也固非知音者乃辱

假借如此感刺豈易披寫而珍藏為貴當與吳家共圖

不朽獲承下問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

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嘆况瞻望數千百年後

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俯應適營葺暑居叢冗

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于往來寒溫間雜物色以
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末路何
堪獲定于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
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平、不甚
款密別後緒繼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真能如是否其見
於傳記簡冊中則滋有愧于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
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春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

固然無以為况向晚履况何似後當去此度幾再來得
以展敘

又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為嘉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投
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渡鉏銘
方且偵伺為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
也己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
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詠日與融和為低昂拭目他
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邂逅官所寓然一審捨據遽促吳地竟不能
沒容且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
於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企金陵殆不容應接
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只尺勝倍方且
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圖渡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置
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

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畧無可喜處窮日
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敘也
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為
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
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免日來大
暑履况何似只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介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叙意味畧頗蒙俯察已否
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难于道路定應未遷召
間能復見待乎欽跂欽跂專介枉教如對燕恪恭審日
來侍奉起居佳佳勝佩服延挹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
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耶瞻
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道行輟忙為對深恃博愛亦審被差考試今
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况

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
謂割雞烏用牛刀隨遇低回少時即有遷召胡君遽歸
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感哭泣未間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
于一力其勞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
者知烏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為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
養源發其緒餘已見于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苴使
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于是

尤劇傾邇邇少日或得躬叙繾綣向風不勝系吝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
仰且審魚領理曹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為累平
昔所歎必有以裕如也秋熟日來體况佳適不晚或得
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醞煨鵝皆村居所未嘗識冒珍既固不皇而貪得
忘愧輒已祇捧獨木果一覲滿飲大嚼揮毫疾于驟雨

不勝系詠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晚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
為况當復何似稍聞塞疏堙^堙以遣徑寒蔚滯之倦遂迎
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

懷當幸塵浼方圓其然以異申叙遽被專委情文兼盡
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為
多感向奉、特未知可借况也春寒不解通日恭惟尊
履佳勝蹄淡之迫迫乃能暫富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詎者
九萬里而圖南渠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
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邂逅謂得泛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
况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

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
遭抑勃一晴則不可過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貶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倍倍深依仰

又

晚得泛玉趾之末超軼絕塵每自嘆其不可及而曲記
愛忘不以莫齒為不類為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
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
舲香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况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酌對酬對臘盡方少休間承感

屈弦歌之樂雖常格可拘是亦一隅爾邂逅之福爾三月

未徙家當塗旋蠅陋教日來纒息肩以故書問稍滯

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可矜照專介墜問疊、挽之

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于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瑰奩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衆人

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繡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

復熟不已幾至成頌于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遣則

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雜入秦府庫眩奪不

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于其側

耶日來竭涸不異智并辱寄謙責繡猶未有以塞責白少頌

沒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于瑰意也

又

竊完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寔笑出幸

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徒此日有來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徑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啟會次幸展
轉吳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寔為慰願狂斐得
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請教之地而賤家
雞雞貴楚雉遂有所取于晚際紉繹高妙栗然汗下庶侵
尋末軌以投自効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于太
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逮不得接武披承為眷、于是特
辱存頤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
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主不
已脩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
加照徒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為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稱
題意或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勾屈俱達藻思低昂正

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繹繹未暇披譯而家間失望何止交徧見

責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畧想已塵浼

晚來起居佳佳勝青詞謾輒輒注思元不知黃錄儀物可置

與夫事之本末始如常醮敘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而

際括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固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未學

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斷削如前干猥瑣

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船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强良春

也晚來不審為况何似諸帖輒跋輒跋其後數日不暇暇及

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人

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汙人遂爾屏處春

言游奮可勝跋仰不審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奉

一笑足矣不必參參次成篇也尚異邂逅瞻近少浣動態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教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欲候見遂
不果跋詠勝致但深繼續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
得亂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濕熱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住佳勝昨日幸獲款倍悟超然勝致
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札豈

足為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兼吐、

于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跋莫及復

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削甚媿狂率

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与袖子輩代口鼓為戲爾

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批棟皇恐無

地陋闥頓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

為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蒙被他停面仁

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泛容動懇可勝愧

佩昨日睥睨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瀆珍藏皇恐不已

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蚪作科隸作穎之類輒望

從旁注出庶幾掩惡集賢而季士如堵牆牆觀我落筆中

書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尚爾脫錯區、如衰憊何

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寵頤偶未食不果款留清倍晤良春、也經昔齡

况復何似佳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

瑞爾爾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獲恭泰候

起居悚及然勿廣為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為尚敢

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論初暄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爛

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欽歎畏仰之不暇蓋文章之盛久

不到此矣衰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犹及一斑

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訴者不謂流言一至于此可
怪、果辱久要敢望安織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
于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容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佳勝竹軒薄薄有意味或乘閒過此焚香
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可欣幸

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踈畧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為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園圃而深
閑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向非有本者豈能
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佳勝梅花將盛嘗園景修或能
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臯餘味會上元艱艱而花亦未
全折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園不知何日定可出
尚欲與花相期遷就高明臨貺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
製雄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由造
化爭功也前人已有一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籬是等
格律尤為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
盡心于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尚晉魏已沒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
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声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得
杜牧之相先後者輾坡自以前後赤壁為得意不知馳
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魯門之盛渙然冰

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改定

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

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宸榜制策所

中何詠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

才異等科弼第一詠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

改動人頭處也如何、不知魯門進卷是何等文字

魯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

出則掩覆不及乃可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可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抑揚
周然景歎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率課次
第恐未盡真成疲駕之于驢驢也野外雖耳靜亦日前
事隨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于服勞之下矣良
有愧于勝游欲到蕪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
整輟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章深道潘不愚李文郁
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
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
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睡鯨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
山到樊_莊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迂非所敢望
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
奉晚吾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
雖微末要須適理_爾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啟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
 新譽望日隆而衰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復嚙絕情雜欲
 通其可得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脩記
 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
 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體綢繆

用宏博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
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聳降降制益邁伊周之蘊
上符聖學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啟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躑躅
自果衰晚淪廢詎敢晞光疇昔瑞恐有玷美玉末路狂
借固知得度未遽擯絕故妄意一歎之及遂辱專委備
形懇惻醯雞雞覆發未論大全為未始見追說展轉不能
自己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

代人物聳動所過即幸泛邦人後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
得之遇亦意破甑弊帚猶獲一願願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既已歎古妄計便道兩參近猶幸桑榆之得加
之帥幙鼎盛較舊鎮不遠一兩驛自是竊借光明時得
修叙蓋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
來使促歸甚迫迫殊愧踈畧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

日初討鋒車或尋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覲幸舟行便道
于此乃心排進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聞
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欽佇
侍坐并叙緒

又

某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營得教掾地方營議遷徙
而承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爾亦未知門
下餘塵尚容擁篲已否久頃声問稍通乃期款悟然後
俯慰依投之幸忽易成贈蹬竊謂素可欽挹遂委諸

草莽莽竟茲猶豫寔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
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味益剪之吝亦欲焉
追訟未知所以借况方圖問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
之終不得仰承且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
輒低回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
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矧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聚均慶伯壽冗未及書已赴
官鎮江否莫偉之姿宏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
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億懽
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借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慶
侍遽歸前山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叙之
緩首蒙晦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
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禮為簡含糊至

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于雅意然示
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第不勝愧
倦輒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有未不應小文自枯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即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違書
不以時或聞已為新黃間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
所聞之妄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
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既歸
可以復理故輒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于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重裘頗于杜門為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春懷參陪之際只著意江梅至數十闕不已醉矣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間得之未始不引歎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爾元載教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親如路人似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少况且去矣不應阻澗如是但有愧跣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趨于白雲甌中召晚來復何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寔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真敏茂動輒與意等則拳、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歲晚周旋不謂遽尔阻澗愆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後周然殆不知其所况也累約明叔固便作記竟先遣問

以所拊循之厚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而不自得又復寮案多可人則况味日佳佳當過所期遠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錢餞客之末尤為不足日、暑雨不解山涵下渾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恙已阻絕老味益衰可勝繾綣台下涉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泛吟

哺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為周盡甚幸

又

衰陋淪落寔得欽承于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資藉日盛一日晚節出屢岨崕迹雖如是而奉、不少間新然相泛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驛繼修此常情之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黨元不在形骸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竊計疇昔儻能見委而不腆葵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爾來家居

不異老蚕漸罔纏結以投作繭碩一報緣中其得亦已
多惟溺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究竟之謂
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擊節向風倍深依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寔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
門不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疎向欲披寫則
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為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
昭示美政前日三吳吳與大鳳皇來下乃表見于曠久聖
日所期想已上報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

于斯時也欽企、佇承騰布別罔馳慶次

又

蹄涔苟生僅知所得之况欲強分寸則勢甚于登天
室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
問過委豈冥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十里常如一堂之萬
上邪佩荷之深不講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
福如君尚尔殆不容一毫髮于冥力益勵壯罔行被超
擢

又

紙
紙字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
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姻新黃向名族遂留家矣方固審
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屆來者亦紙不之略不及之其不敏
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緡紙謹字推輩見嚴恭焉
何堪祇佩惟愧其倦、所素遽落第二則幾若自據于
爐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非展晤莫究老懶
久廢裁削具報踈率皇恐滋甚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間
又

不誤

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叙自非委曲見不豈得交修
相盡款承歲晚何以為控佳盛寒伏惟侍奉起居勝野
舍低細輒累月缺僂僂姑以寂寞自康爾還家首幸
披展介還聊布其畧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
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于牽制慙負已不
肯曲蒙招延諾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滾沸之際殆尺寸

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崩則素
忘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遠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
莊左上歸目前如帽毛然邂逅參承未遑往修謁方切頌
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圖
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審

涉春有以自樂吾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
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為揚子雲
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尾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汨
塵全徒能詠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声向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舊損還田異觀流落吳方警慰茲
可涯耶早來再候竊承在禪佳比就展復相失快詠
尤不能已温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曛夕具記竦報姑
報重意之辱他仁停躬致

與主簿秘校

早與君詳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濶參淹久參近爾遂爾不
速鄙懷常若有可負也于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尚未果
申致少敘疇昔來來來問遽臨活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辭動
止萬福美才乃勃窣不擢要地不得為無罪行有知者
徑席顯用豈碌、常格可限哉未間萬加愛

又又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參承承之便遽於邂逅慰可
知于其既別復欲作書申叙又蒙先枉翰墨慙負諄勤

益深不逮之責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止候
事稍就緒敬當公檄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
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終

霍目錄作霍
未知孰是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羞齒于一時賢

士大夫之間春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諳然

每恨相泛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寵而仰求

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

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况

何似瞻望絕百餘里香未有款近之期朔風可勝跋詠
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尚觀嗣音

又

兒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

鱗

才半日

艤舟之頃

而今日不異

掌握

問人存地靈苟

得泛容指頤之餘則可慕可歎可笑可憫

竊承無復世頤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烟魚鳥追逐後先

因而自託于組績款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羽翰之不

我借也

又

蒙論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既凌輒遂獲紬繹

妙趣

真我師法也近日

表

芾元章可與正元、和問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論庶幾見錄于遊後之末

口託久要愧企、

又

春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沒相

樂故人李正夫子無咎美爽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

塵埃近得之于爾觸一舟往來問尔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春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欲焉此懷惟付之有而內訴可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温前所賜始欲展轉叙致既而勢可亟以出入函圖一見門下疊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掃軌軌春分泛謝絕專介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足以

名之和系詠寬博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况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日用醫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疇昔之所欣願也負書蚤晚如看令一方得人之盛固不能先高明穎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減裂寒暄不常倍希保畜

又

蒙委諭書墓榜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尋寫下再閱

之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率奉命後時之罪
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為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
晚矣之負于是首辱枉顧、所得何淺致之過聽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敘綢繆申繹加既
欲烏自疾殆不知所吝措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措疑措

又

容措疑各措

一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獲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
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聞庶獲詳
盡益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
僅得不虛來命爾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况佳適
承在邸中未果候謁來日早望訪及家飡吞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己恭告辱手示伏審晚

餘字下接寫
應字

來為况佳勝詩闕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
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
庶幾一腐知昂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覲得一瞻奉

間被來報乃審勢地案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

為可喜而逐阻面叙可勝系^萬吞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

獲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万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

更斬重愛前^{對異}對吳教新正不果為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沒每見未嘗不嘆息久之凡骨非塵埃中

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應^咫尺論即尊夫人

貴春既到必^遂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与意參差處丰年

已後方有况頃所^備備語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拙

陋乎平人復其味猶如此况美才朝夕要近教思之來

將不可過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

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為應

入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思道子椿徒至奉手筆禮重

意勤彌佩歲晚尋園申敘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

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邪禮繼卷不舍我

勞如何日來樂賦奉親履况何似美譽益隆遂將涸步

華華要為一時之所歆艷豔茶烏何堪劇增欽系

又備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面聞

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一如如自

是二二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潤

盛典主人為妙選想已在延辟續書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貌資養有來宜

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藁有餘無吝開發為別易久贈

證不獲奉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

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為祿不屑冗瑣古人固

以是踔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起尺更希加愛

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倍得晤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
教過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夫
竊切幸周旋以博博不逮况甚恕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春言雅好不忘欽挹向承恩教優
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逮拚其
歸行路或在見亮况疇昔之所蒙者抑庶伏通迹日雍容
美踐居躋勝初路之翼方屢振以乘遠舉奉故九万里而
圖南將所願不可望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特于是

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罔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從被寵數逐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值尔欽
仰、久以多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
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况共事皆氣類也非
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急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犹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寔為欣
幸也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實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可鍾而參
承之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憫疇昔
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
不愕^昭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歸于如是也少別
恭惟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可歸惟是未
即旦暮親依可量傾廼瞻望款席倍深縉綬

孤苦孱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遷奉之心窮高素深足

繭^繭雖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寔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寔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
先鄙意而為之地難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誠然與言

每及必屑涕滂徨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于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况大事成就之
如此耶歸語家人無向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歎相勞
凡所聞皆謂庭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
以昭不朽執筆可勝系吝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
少自輟荏苒稽後慙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
在遷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
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思春于是不得而
無亦冀近承大馮德澤所被而連依小馮陶冶之賜也
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逼節自太平
葬事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謂復見本來之
相過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常短未免輒乘末軌要
之亦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邂逅入京之便
嘗草略布敘竊計發封不能無疑爾日來為况復何似

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跋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于此欲一到山中尚爾踴躍况本分人在焉其可
輒自緩邪以所期于日前猶有其數則妙悟周旋豈人
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固然不忘其味窮臘氣候將變
庶幾春物爛發獲泛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
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蹄間如蜂窠蟻垤擾、自營之不

暇雖德道高夙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
臨紙見奪浩然感嘆之不已也歲杪盛寒恭惟起居勝
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軟火從容
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倍悟系仰奉、非筆下可究適有
田间之行殊愧踈畧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贊祝衰
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于親寓翰墨展轉資藉
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為稱也感激滋甚或云故事當屈

軒泛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為慰書所不能載者當
幸披拂以境

又

送石楠人

回

奉書計已塵况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

伏惟所履

佳

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為歸期迤邐

圖

詣左右

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

承

訪

別忽遽不獲寬論

入夜欲再奉晤

雨大作

駐

步亦

艱

殊

悵

仰也

伏惟

起居

佳

佳勝

來日

必不

行當

幸披

展繁昌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歷瘴疫乃一良藥也

晚瀆為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雖剪焉

學

弗類未易為據而欽承勤腆祇佩為愧道場日盛

季者

至奔走天下而化

慕

莽

為境率由宮是苟然者邪作礼

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相受而因緣至此

又

攝

更復何求昔人形弓旅夫不為有失渠不諒哉欽嘆

衰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動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過

慮須更少日粗涉安健即圖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根

奈何

麻紙之既往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

皇悲、碑文皆軸為奇莊嚴其飾而復修以多本感

刻、茶匙乃鉢囊舊物亦聞久而未識此則尤為珍

惠也

與珪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鼎來已出度外而示出

定相不覓汗下沒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

為欣幸未易只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曰循未逮專介

遽至累幅相先紬絳春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

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歎政

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

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
填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冷稍安他停面款

又

日者不問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滋重至于超
出世表寔相期于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春言
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
故未暇及尚尔躊躇馳情可涯日來體况復何似咫尺
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邇夙耿

又

落莫弗類缺甃生涯苟為日復一日事耳昂然相顧遂
得一快意于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怍宜
如何哉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屆華藏欲圖修叙而不及
到家在何時斬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其
成就此地將邂逅崛起慰人望之深邪家居為况不佳
何時一笑周旋有問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為况何如
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

麵^類比之天寧^飯似差勝耳一笑睡不着和得張敏叔詩
漫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
精耳少間面奉

與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并見寄與
少馮^佳篇感激厚^厚意無在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
子追念不能已正在哀荒中不能為答其後疾病相尋
飲食頓減加之遠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
敘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慙負不暫釋爾計亦有以

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于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信

衆佛事因而體究歸宿乃是素計亦竟境界頗熟非一

世所習而業報纏繞墮此^機究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

頭間輒^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于妄言綺語游

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為文^又亦何名詩不圖流落

為作者之所收采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啻所額望

不及端如劉夢得序^吊靈徹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

赤烏年及青蠅為^吊吊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

相見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即加詳滋恨未即周旋也

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
以為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歎。修建漸完，倫此
亦世間事，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想像斯語，今建斯地，為病少間，擘舟一昔，便在目前。但
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
悟。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歎潛德不耀，高出流
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令，閑中但自咄、

辱來示方審果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跋于必以力
勝者邪？滋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雄辨
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真一
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系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咨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
外高風，尤及跋頌，以之方克具記，踈懶固不可錄。六方
時往來，常檢以脫畧，然慙負眷勲，未能遽至，忘念也。專
介被手墨，疊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倍深聳

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咫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
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懃業常及叢林疇昔其報甚悉何
為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業當分一半
伏讀未示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履
周旋庶幾翰墨塵埃時有一笑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綿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

應接處多荷煩致厚過寵愧哉愧哉

與天寧誓老

別後累作書纒一奉來既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
計書來不過如是而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通來體
况休勝老境不異平時報緣渠可逃哉始兀待盡而已
乘興即遂瞻叩未聞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寄人所貺書存問
勤懇非慈憫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

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声不少輒六福慧雙修
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得瞻奉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于道如是迺
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六頗贊歎精進甚善永至
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
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
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悟悟傾系傾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
居住勝歛見未可得障礙自窘朔風增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于視聽聽庖
 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于手其
 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
 不然司馬相如楊雄之于詞賦司馬遷劉向之于敘事
 李陵蘇武之于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

發之于言耳主于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聰輪扁庖
 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詩而善詞賦
 者未必達于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
 勝也諸葛孔明情嶇戎馬向不以經輪為事而出師表
 木樂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遠之氣開物成
 務之才不期于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
 者系于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
 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
 議駁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

激于中利害動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
 而見于筆下耶于是知公于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既以
 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斬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
 介之尊公亦令篤于藝學妙蘊而英發落筆即在人上
 天子得其所為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
 遊殆若王梁造父秣驥子而問途其志氣已在萬里外
 矣公薨介之緝公遺藁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也議君
 干奏議若干摠為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
 偉人也切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于所至之地而軍

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為文詞之士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邪然予辱公知為深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為富而特異則為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于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于其貴又聚而為富則俛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惟信一州爾于一州又有所產之比焉貴溪是也凡產于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礫怪

為下疑漏貴字

奇偉麗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富苟為所用則尚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後為不曰其人欤子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之墜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于他州豈其怪奇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掩之邪蓋怪奇偉麗之物天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况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辭后貴溪鄭君穎叔為州學教授時得

一接語則魁然若魁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
 徙家焉乃得屢從之游而予所舍適在天寧寺側穎叔
 投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
 同也盖有所觀焉非難測也盖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
 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則予私淑諸人而夷
 攷之則高明既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于尺寸錙銖
 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下之弱者振之程
 校低昂如權衡之于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
 隨所區別而條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

同異之衆信乎用能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資其所
 貴矣其于人也執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
 羅俊傑極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薦
 之于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夷攷之而信者或未盡
 知故于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之所
 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
 尺海深幾丈則未免于億計要之終不出于度量則捨

尺與丈何違守至于鉗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
 尺海果深幾丈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
 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
 形論則終見之于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
 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器不可
 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渠不信哉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曰子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運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
 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為湯所
 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為也猶幸我君之或能
 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
 未嘗不謹未嘗不得時而復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
 民伐罪亦必至于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
 果咸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
 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
 不由此故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

汲仲尼皇、其已久矣、季之不為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
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于余、以是告之
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為場屋之學、旁探密取、自
殖物而名之、將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
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張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
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于事業、則夫
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
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年五月二十
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
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于如是、然
雖如是、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又况一問一答、提唱展
演、若偈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
又以如是而再住、為日既久、隨時是現、因物流布、門人緝
之以為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
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處、皆得而有之、鑽龜
打瓦、固如是、成佛作祖、亦如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

何假此而後廣邪曰以色見吾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見夾山也然則夾山河從而見邪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厚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邾婁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数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

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

瑩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上人少

啟禪開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

地真淨明妙虛徹靈通揮然而瑩于中又豈能掩之哉

庶幾不失其貴者欤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江州南廣軍蕪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

一口稱其長且譽其為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
而稱譽維至予所不^可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
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既告
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負如此而汨沒于窮荒
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懶將身世問窮通
邂逅僧軒一席同
已歎故家如墜葉
可堪^自髮共飄蓬
冥搜固出能言外
妙用都歸指掌中
咫尺京師莫辭遠
有雲何患不乘風

始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東坡先生福功堂藏書



